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

〔法〕莫泊桑 著

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定书目

人民文学出版社

教育部《普通高中课
程标准》指定书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

〔法〕莫泊桑 著

赵少侯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法)莫泊桑著;赵少侯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8 重印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ISBN 7-02-004181-7

I. 莫… II. ①莫…②赵…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9539 号

责任编辑:仝保民

责任印制:王景林

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

Mo Bo Sang Duan Pian Xiao Shuo Jing Xuan

[法]莫泊桑 著

赵少侯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顺义振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9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1

200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110001-140000

ISBN 7-02-004181-7/1·3173

定价 11.00 元

丛书出版说明

为了全面提高中小学生的语文素质,增强语文课程的现代意识,大力推进新型的学习方式,国家教育部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颁布了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核心内容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语文课程标准》是教学、评估和考试命题的依据,是国家管理和评价课程的基础,体现着国家对不同阶段的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同原来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相比,《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学科的性质、任务、目标和基本理念都作了新的调整。根据新的教改精神和课程理念,新标准对原有大纲中关于语文课外读物的具体篇目作了较大的改动,并规定了不同阶段学生的阅读总量,要求广大中小学生阅读。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丛书的书目均为新标准所指定。为了帮助学生阅读,我们在每部名著的前面都附上一篇导读文章,深入浅出地介绍该书的有关情况。版本完善,注释详尽,译文准确,适合中小学生阅读,是这套丛书的主要特点。我们相信,它一定能够成为中小学生朋友们的良师益友,成为中小学生家庭的必备藏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三年一月

导 读

一八八〇年,以左拉为首的自然主义作家发表了一部中篇小说集——《梅塘之夜》,其中最为后世传诵的就是莫泊桑的成名作《羊脂球》。与契诃夫、欧·亨利并称短篇小说三大师的莫泊桑,就这样如他本人所说,“像流星一样进入文坛”。这一年,莫泊桑已经整整三十岁,此前他也极少发表作品。从这时起到一八九一年因病笃搁笔的十年创作期间,他为后世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仅中短篇小说就有三百多篇。

莫泊桑出生在诺曼底地区滨海塞纳省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父亲游手好闲,把家产挥霍一空之后去了巴黎的一家银行工作。父母分居后,母亲带着莫泊桑回到了家乡。十三岁的莫泊桑被送到一所教会学校读书,但由于从小受到富有浪漫气质的母亲的影响,他无法忍受学校的沉郁气氛。一八六八年,他因为写了一首爱情诗而被学校开除,于是来到勒阿弗尔的公立学校学习。在那里,他得到了帕尔纳斯派诗人路易·布耶的指导。如果不是布耶过早去世,我们今天了解的或许是诗人莫泊桑。一八六九年中学毕业后,莫泊桑去巴黎攻读法律。第二年普法战争爆发,他应征入伍,担任文书和通讯工作。法军战败,莫泊桑在大溃退中险些被俘。次年退伍,开始了他默默无闻的小职员生涯。但就在他平淡而似乎毫无出路的生活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人物——母亲童年时的好友福楼拜。福楼拜悉心指导莫泊桑写作的经历一直是为人称道的一段文坛佳话。正所谓“严师出高徒”,如果没有福楼拜,也就不可能有莫泊桑。作为莫泊桑的

写作老师,福楼拜不仅指导莫泊桑如何遣辞造句,还锻炼了他观察生活的能力。莫泊桑的作品中那些鲜明而真实的形象无不来自细心的观察和精确的表达。

《羊脂球》轰动文坛后,莫泊桑开始专事写作,也为报刊撰写评论,但疾病一直困扰着他。家族遗传的精神病史并没有忽略这位文学天才,他一生都没能片刻摆脱精神错乱的折磨。同时,小职员无聊生活和父亲遗传给他的放荡习气导致他不幸染病,用药不当更加损害了他的健康。他后期的作品越来越悲观,这不能说与他的健康状况没有联系。莫泊桑身心双方面的极大痛苦一直延续到一八九三年他去世才结束。

作品体现现实是不变的规则,莫泊桑最擅长也最钟情的三个主题正是他最熟悉的生活:普法战争、小职员的辛酸和诺曼底风情。

一八七〇年爆发的普法战争是莫泊桑参与过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他以这场战争为背景创作过一系列作品。

莫泊桑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的反战情绪来源于很多因素。首先,其根源是爱国主义思想,因此他的很大一部分作品是讴歌下层民众自发的反侵略壮举的。《俘虏》一文的故事发生在全民皆兵的雷代尔附近的莽林中。年轻的女守林人贝蒂娜略施小计,便将在家中歇脚的六名普鲁士士兵困在地窖里。国民自卫军赶来,将六人俘虏。小说歌颂了贝蒂娜的勇敢和智慧,同时也嘲讽了法军在奖励军功时小题大做的作风。

类似题材的作品还有很多,而莫泊桑的成名作《羊脂球》的女主人公无疑是以另一种方式表现了她对侵略者的仇恨和蔑视。羊脂球曾因与普鲁士人同在一所旅馆居住为由拒绝过高尼岱,可想而知她根本不可能答应侵略者的无耻要求,然而她最终还是为了她亲爱的“同胞”屈服了,而那些道貌岸然的上流社会

的旅伴,在利用她通过了普鲁士人关卡之后彻底地抛弃了她,甚至还嘲笑她的牺牲行为。这不仅仅是一部反侵略小说,也不仅仅是一部歌颂下层人民爱国精神的小说,它同时也是一部讽刺、批判上流社会与侵略者同流合污的小说。羊脂球是莫泊桑笔下 一个被出卖的女英雄、一个有着贞德姑娘那样的坚强意志和爱国热忱的高大形象,那些与她同车的有钱或有权的“同胞”正像当年他们的祖先出卖了贞德一样抛弃了她。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其次,莫泊桑从普遍人性的角度出发,认为不止是法国人厌战,连作为侵略者的普鲁士人也是厌战的。发动战争是统治者的政治手段,人民从中得不到任何利益。《瓦尔特·施那夫斯的奇遇》就是一篇以一名普鲁士士兵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施那夫斯随侵略军进入法境之后,每天都饱受思念家乡和亲人,以及担心命丧他乡的折磨。当他们遭遇法国游击队伏击时,求生的欲望使他成了一名逃兵,于是同胞变得比敌人更可怕,成为俘虏的念头盘踞在他心中。饥寒交迫的施那夫斯潜入一个村庄,村民误以为是大规模入侵,当即一哄而散。他饱餐一顿之后昏然睡去,醒来时已被捕。明白自己的处境后施那夫斯再不感到有丝毫的恐惧,反而为自己做俘虏的梦想终于实现万分欣喜。小说以法军向上级谎报战功结束,以此印证了法国战败的真相。

社会阶梯划分的依据是金钱和权利,莫泊桑对这种划分有不同的理解。以普法战争为背景的小说中已体现出他对上流社会的鄙视和厌恶;对于与自己处境相仿的小资产阶级,莫泊桑同样提出了严厉的批判,但这种批判往往针对的是普遍人性。以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职员的生活为主题的创作在莫泊桑的作品中占很大比重,其中有很多是难得的瑰宝。

小职员生活是单调而清苦的,但他们的收入毕竟还有一定保障,因而也有勉强满足虚荣心的能力。莫泊桑笔下的小职员家庭

几乎无一例外地为虚荣心所困。《项链》中的罗瓦赛尔夫妇被一次部长举办的晚会葬送了十年的青春。若不是虚荣心作祟,玛蒂尔德不会向朋友借项链,也不会在项链丢失后为买一条完全相同的赔给朋友而落入高利贷的陷阱,就此开始了艰辛的生活。最令人心酸的是玛蒂尔德在还清欠款之后偶遇借给她项链的朋友时那种轻松、自豪的心情,在她看来,为支撑门面付出的牺牲的价值终于得到了体现。《骑马》的主人公格里勃兰先生为全家组织的惟一次郊游因其出风头的渴望而尴尬收场——他撞倒了一个老妇人,后者声称从此丧失劳动能力,他被迫担当起了赡养老妇人终身的责任,对于生活本不宽裕的家庭,这无异于雪上加霜。

除了虚荣心之外,莫泊桑还描写了小资产阶级的其他许多普遍人性,如《我的叔叔于勒》中达夫朗什夫妇的金钱至上观念、《伞》中奥莱依太太的吝啬等等。当吝啬鬼遭遇诬陷时也会成为一个被同情的角色,《绳子》中的奥什科纳老爹就是一例。他因得不到信任郁郁而终,反映了人们不相信事实,反而相信谎言和欺诈的古怪社会现象。

莫泊桑很少有乐观向上、鼓舞人心的作品,这与他的经历、健康状况和所处的历史背景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为什么莫泊桑越来越充斥着悲观色彩的作品会一直受到普遍的欢迎和赞赏呢?作品内容和各色形象的真实,以及描写手法的精妙是两个决定性的因素。莫泊桑不主张以“奇遇”作为小说的焦点,他始终坚持取材于平凡而真实的生活,使读者感同身受。而写作技巧方面也以精确为准则。依照福楼拜的谆谆教诲,绝不浮夸和造作,力求选择那个惟一恰当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因此莫泊桑是我们学习和实践写作的最佳典范之一。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三年一月

目 次

羊脂球	1
瞎子	47
真实的故事	51
皮埃罗	58
月光	65
巴蒂斯特太太	71
一次政变	78
骑马	90
瓦尔特·施那夫斯的奇遇	99
我的叔叔于勒	109
等待	118
绳子	125
老人	133
伞	142
项链	152
穷鬼	163
小酒桶	169
俘虏	176
图瓦	190
流浪汉	201
橄榄园	215

羊 脂 球

接连好几天，溃退下来的队伍零零落落地穿城而过，他们已经不能算作什么军队，简直是一帮一帮散乱的乌合之众。那些人脸上是又脏又长的胡子，身上是又破又烂的制服，他们既没有军旗，也不分什么团队，懒洋洋地往前走着。所有的人都像是十分颓丧，十分疲惫，再也不能想什么念头，再也不能拿什么主意，只是出于习惯不知不觉地往前走着；只要一站住，便会累得倒下来。人们看见的，最多的是被动员令征召入伍的人，都是些爱好和平的人，安静度日的领取年金者，现在被枪支压得直不起腰来；还有的是年轻灵活的国民别动队，他们很容易害怕，也能很快地慷慨激昂，他们随时都准备进攻，也随时准备逃跑；再就是夹在他们中间的几个穿红裤子的正规步兵，一场大战役里被粉碎的一个师团的残余；还有和这些各种步兵排在一起的、穿着深色军服的炮兵；有时也看得见一个戴着亮晶晶钢盔的龙骑兵，他拖着笨重的脚步，很吃力地随着步兵比较轻松的步伐走着。

游击队的队伍也过去了，每一队都各自起了英勇的称号，如“战败复仇队”，“墓中公民队”，“视死如归队”等等，他们的神气很像土匪。

他们的那些首领，有的从前是布商或粮商，有的以往是油脂商或肥皂商，现在暂时当了军人；他们所以被任命为军官，有的是因为金币多，有的是因为胡子长。他们上下穿的都是法兰绒衣服，全身佩挂着武器，镶着金线；说起话来声高震耳，经常讨论

作战计划，自以为垂危的法国只是靠了他们这群大言不惭的人的肩膀才得以维持；不过他们有时候也惧怕自己的兵士，因为那原是一些亡命之徒，勇敢起来常常超出常规，但是惯于打家劫舍，荒淫纵欲。

据说普鲁士军队就要开进鲁昂^①城。

两个月来，本地的国民自卫军一直在附近森林里小心谨慎地侦察敌人，有时开枪打死自己的哨兵；一只小兔子在荆棘丛中动一动，他们便立刻准备作战，现在却都逃回自己的家里。武器、军服以及他们当初在三法里^②方圆之内拿来吓唬大路上的里程碑的一切杀人凶器突然都不见了。

最末一批法国士兵总算渡过了塞纳河，预备从圣赛威尔和阿沙镇转奥特玛桥去；走在最后的是将军，他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带着这些一盘散沙似的败兵残勇，实在也无能为力；一个惯于打胜仗的民族竟遭遇了这样的大崩溃，英勇昭著的民族竟败得不可收拾，将军身处其中也是张皇失措；他由两个副官左右陪伴徒步走着。

此后，城里便出现一种深沉的平静气氛和一种静悄悄的惊惶不安的等待状态。许多做生意做得毫无男子气概的、大腹便便的小市民，忧心忡忡地在等待着战胜者，他们战战兢兢，惟恐敌人把他们烤肉的铁钎或厨下的菜刀也当做武器来处分。

生活好像是停止了；店铺都关着门，街上鸦雀无声。偶尔有一个居民被这种沉寂吓倒，急急匆匆贴着墙边溜过。

等候期间的这种焦躁不安竟使人们希望敌人早来。

法国军队走后的第二天下午，不知从哪儿钻出来几个枪骑

① 鲁昂：法国古诺曼底省省会，在巴黎西北方，现为滨海塞纳省省会。

② 一法里等于四公里强。

兵,很快地穿城而过。随后,过了不大工夫,从圣卡特琳的山坡上就下来了黑乎乎一大片人,同时在通往达纳塔尔和布瓦纪尧姆的两条公路上也潮水般涌来了两股侵略军。这三支队伍的先遣队正好同时到达市政府广场会师;于是从附近的各条街巷,德国军队都开了过来,一营跟着一营,沉重的、整齐的步伐踏得街石囊囊地响。

沿着那些好像无人居住、死气沉沉的房子,升起一片陌生的、喉音很重^①的喊口令声;同时在关着的百叶窗后面,有许多只眼睛在那里偷偷地瞧着这些战胜者,他们依据“战时法”,现在是本城的主人,财产和生命的主宰了。本城的住户,都留在他们遮得乌黑的屋子里,非常惊慌,就仿佛碰到了洪水泛滥和毁灭性的大地震;不管你是多么聪明,多么强壮,都毫无用处了。因为,每逢事物的旧秩序横遭摧毁,安全不再存在,人为的法律或自然法则所保护的一切东西都听凭一种凶残的无意识的暴力来摆布的时候,人们就不免要有这种同样的感觉。地震把整整一个民族压死在倒塌的房屋下;江河泛滥之后,淹死的乡民、牛尸和房上倒下来的梁柱就一起顺流而下;打胜仗的军队一到,便要屠杀自卫的人,带走被俘虏的人,以腰刀的名义大肆抢劫,以大炮的声音来向某一个神祇表示谢意;所有这一切都是极可怕的大灾害,使我们无法再相信上帝的公道正义,也不能如人们教导我们的那样,再信赖上天的保佑和人类的理性。

各家门口都有零星队伍去敲门,跟着就钻进去住了下来。这就是侵略之后的占领行为。战败者的义务从此开始,此后对战胜者必须和蔼驯顺。

过了一些时候,第一阵恐怖过去之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平

^① 德国人说话喉音很重。

静气氛。在好多的家庭里，普鲁士军官都和这家人在一桌上吃饭。有的军官也颇有教养；为了礼貌，常常对法国表示同情；并且说，尽管参加了这场战争，对战争却十分厌恶。人们当然很感激他有这种情感；何况不知哪一天也许还要依靠他的保护呢。把他敷衍好了，也许可以少负担几个兵士的供养。既然一切都要听凭这个人的摆布，又何必得罪他呢？真要那样办的话，也无非表示大胆冒险，而不能算是勇敢。这时的鲁昂市民们已没有那种大胆冒险的毛病，不是当年使本城身价百倍的英勇保卫城池的时代了。^①最后他们又从法国人自己处世的礼法中得出了一条至高无上的理由说，只要不在公共场所跟外国兵表示亲近，在自己家里客客气气原是允许的。于是到了外面，彼此都变成不相识，可是到了家里，却很高兴谈谈说说，而住在家里的德国军官呢，每晚待在壁炉旁边跟大家一起烤火取暖的时间也就更长了。

就是城市本身也渐渐恢复了平常的面貌。法国人还不大出门，可是普鲁士兵士却已挤满了街道。此外，穿蓝军服的德国骑兵军官虽然盛气凌人地挎着他们的军刀在街上摆来摆去，可是对普通市民的那种蔑视神情，也并不比去年在这些咖啡馆喝酒的那些法国步兵军官格外厉害。

不过在空气中却添了一种东西，一点难于捉摸的、陌生的东西，一种令人不能忍受的外来的气氛；仿佛有一种气味散布开来了，那就是侵略的气味。这种气味充塞了各住户和各广场，改变了饮食的滋味，使人有在遥远的、野蛮可怕的部落里做客的感觉。

战胜者老是要钱，并且要得很多。居民们总是如数照付。

① 指十五世纪初叶鲁昂人民英勇反抗英王亨利五世统治的光荣时代。

他们原也很有钱。不过一个诺曼底省的大商人，钱越挣得多，当他忍受牺牲，看见自己的财产一点一点地转移到别人手里时，他的苦痛也越大。

可是在城外，顺着河流往下两三法里，到了克鲁瓦塞、第厄普达尔或比普沙尔附近，船夫和渔人便常常从水底捞上德国人的尸体来。这些尸体都穿着军服，被水泡得肿胀，有一刀砍死的，有一脚踢死的，也有头被石头砸开的，也有从桥上被人一下子推下水的。这条河底的污泥里，埋葬着不少这样暗暗的、野蛮的、合法的复仇行为，那是不为人知的一些英勇举动，一种无声的袭击，这远比白天打仗要危险，但享不到光荣的盛名。

要知道，对外国人的仇恨永远鼓励着几个不怕死的人，他们是随时可以为理想牺牲生命的。

后来，因为侵略者虽然做到全城都已屈从在他们极严格的纪律之下，但是大家传说的那些他们在乘胜挺进途中所干的凶恶勾当，他们在这里却一样都未干过；于是大家的胆子就壮起来；做买卖的需要在本地产商人的心中又活动起来。那时法国军队还据守着勒阿弗尔港，本地有几个大商人在那里是有大笔投资的，他们很想从陆地先到第厄普，然后再乘船到那个港口。

他们利用了几个相熟的德国军官的势力，居然从总司令那里弄来了一张准许离境的证书。

有十个人在车行里订了座位，订好了一辆四匹马拉的公共马车送他们走这一趟；他们决定在一个星期二的清晨，天不亮就动身，以免招惹许多人赶来看热闹。

几天来，地面已经冻得很硬；到了星期一那天，下午三点钟光景，从北方吹过来大片大片的乌云，雪纷纷降下来，不停地下了一个下午和一整夜。

清晨四点半，旅客们已聚齐在诺曼底旅店的院子里，他们要

在那里上车。

他们都还睡眠惺忪，虽然披着毯子，还是冻得直哆嗦。在黑暗之中，彼此也看不大清楚；这些人身上都穿着层层叠叠的厚冬衣，望过去好像是一群穿着长袍的肥胖神父。不过有两个男人终于互相认出来了，紧跟着第三个人走了过来，他们聊起天来。一个说：“我把我的妻子也带了去。”另一个说：“我也一样。”还有一个说：“我也如此。”第一个又说：“我们不再回鲁昂来了，如果普鲁士军队到勒阿弗尔，我们就到英国去。”他们都有这种计划，因为他们气质原是相同的。

不过始终还没有人来套车。一个马夫提了一盏小灯不时地从暗洞洞的一个小门里走出来，又立刻钻进了另一个门。可以听见马蹄踢地的声音，声音不大，因为地下垫了厩草，从马房的尽里头传来一个男子骂骂咧咧跟马说话的声音。一阵轻微的铜铃声说明有人在套马具；轻微的铃声不久变成了一种清脆的、不断的铜铃颤动声，这个声响是随着马的动作而变化的，时而声息全无，时而突然一动又响起来，同时发出一只钉了马掌的马蹄踏在地上的沉闷声音。

门又突然关上。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这些冻僵了的绅士们早已不说话；他们一动不动僵直地站在那里。

鹅毛大雪组成一幅绵延不断的大帷幕从天上放下来，一面放，一面闪闪发光：万物的形象都看不清楚了，一切事物都蒙上了一层薄冰。在这座严冬笼罩着的安静的城市的沉寂中，只听见雪片下降时那种模糊的、无以名之的、捉摸不住的窸窣之声，但这种窸窣之声又不能真正算作一种声响，只好说是我们感觉到有这种声响，因为那不过是一些轻飘飘的微屑掺混在一起，充塞了空间，盖满了世界。

刚才那个人又提着灯出现了，他拉着一匹垂头丧气丝毫不

想出来的马。他把马拉到车辕旁边，系上了缰绳，在马的前后左右转了半天，才把马具收拾妥当，因为他只能用一只手干活，另一只手拿着灯。当他正预备走去拉第二匹马的时候，他看见了这几位一动不动的旅客，他们已经满身是雪，成了白人了，他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上车去待着，至少雪不会下在你们身上了。”

毫无疑问他们原先没想到上车子，一听这话于是急忙忙都奔了过去。那三个男子先把各人的太太安置在车厢尽里头，然后自己才上去；随后另外几个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的人影也爬了上去，坐在剩下的空位子上，彼此谁也没跟谁说一句话。

车厢的底板上铺着稻草，各人的脚都埋在草里。坐在车厢尽里头的那几位太太，都随手带着烧化学炭的小铜脚炉；她们立刻都把炭点燃起来，并且低声地列举这种脚炉的优点，说了好大半天，其实彼此告诉的事情，谁都早已知道。

最后公共马车总算套好了，本应套四匹马，现在却套了六匹，因为车重路滑不容易拉。这时车外有人问道：“大家都上车了吗？”车厢里有个人回答：“都上来了。”于是车出发了。

车子走得很慢，很慢，一小步一小步地走着。车轮陷在雪里；整个车身发着低沉的咯吱咯吱的响声呻吟着；那六匹马一步一滑，呼呼喘着，全身冒着热气；车夫的那条大鞭四面八方地飞舞，不停地吧吧响着，一会儿卷起来，一会儿伸展开，活像一条细蛇；有时鞭子突然抽到一个滚圆的马屁股上，那匹马就猛地一用力，把屁股高高地一耸。

谁也没有觉察，天已经渐渐亮起来。轻飘飘的鹅毛雪片，也就是车里一位地道的鲁昂土著旅客把它比做天上降下的棉花的雪，也不下了。野地里忽而出现一行蒙着白霜的大树，忽而出现一所顶着雪的茅屋；天上覆着大块的黑而浓的云使得大地更显

得白茫茫地耀眼,这时候从云间透出了一片模糊的光亮。

在车厢里,借着这种黎明时的凄凉的光亮,人们互相好奇地打量着。

车厢尽里头最好的位子上,坐的是住在大桥街的葡萄酒批发商人鸟先生夫妇,他们正面对面地坐着打瞌睡。鸟先生从前给人当伙计,老板买卖破产以后,他就把铺底顶了过来,发了财。他做的买卖是以很低的价格把很坏的葡萄酒批发给乡间的小贩,因此认识他的人以及他的朋友都认为他是个花招最多的奸商,是个诡计多端、爱说爱笑的真正诺曼底人。

他这种奸商的名声已是十分昭著,因此本地的闻人杜尔奈先生,一位文笔尖刻而细致、专编寓言和歌谣的名家,一天晚上在省政府的晚会上,看见太太们都有睡意,便向她们提议玩鸟飞^①的游戏,马上这个双关语就飞遍了省长的各个客厅,后来又飞向全城各个客厅,有一个月之久使得全省的人都咧着嘴笑个不停。

鸟先生出名还有另外一个缘故,那就是他善于恶作剧,爱开玩笑,不管是恶毒的或是无伤大雅的玩笑,在他都无所谓,所以任何人一谈到他,就立刻要加上这样一句话:“这个鸟,真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宝贝。”

他的身量很矮小,挺着一个大皮球似的肚子,肩上是一张通红的脸,蓄着灰白色的颊须。

他的妻子是一个高大、强壮、意志坚强的妇人;说话总提高了嗓门,主意来得特别快;她在铺子里是秩序和算术的化身,多亏有她欢天喜地跳跳钻钻,店里才显得有生气。

① 法文 voler 有“偷窃”和“飞翔”两个意义。所以“鸟飞”也可以当做“鸟偷”,这里是强调“偷”的意义。